

《中国行脚》系列 2010 NO.17

上海 (2) 2010, 9



宋剑耕




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上海外滩的照片时，竟不敢相信那是中国的城市。外滩的建筑群在世界建筑史上有重重一笔。老汇丰银行建筑是其中最棒的，是巴洛克加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当年建成时，英国建筑师说它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豪华而典雅的建筑。这房子在共和国成立后就关了银行，开了上海市政府。“八九学运”时，大学生们在大楼前横躺竖卧绝食数天了，我前去看望，还成功地说服了我校学生停止绝食，并打电话要求学校派车送食品，将学生载回学校。不想校方断然回绝，说市里有统一安排。

于是我在这楼前石阶上陪学生们过了一夜。就这事儿让校方抓了我个“背后黑手”，迫我去公安局“自首”，也“成全”了我出走海外。


如今这楼又开银行了，叫浦东发展银行。近年作了“海龟”在这楼里当律师的女儿说，里边壁雕、顶雕棒极了，外边风景好，隔窗望出去就是浦东陆家嘴现代建筑群。她那点年纪不知道上海八十多年来的巨变与回归，可她却记得出国前的小学生时期，隔黄浦江望过去只有岸线和地平线。





她的记忆没错，上海的巨变正是一家人到了海外的这二十年。浦东地区迅速从农业村社发展成金融、高科技的现代社会。

在上海住了十几年，到浦东只有一次，还是乘摆渡船到上海高校中唯一建在浦东的海运学院参加高校排球赛。



如今摆渡船还在运营，不过票价从5分涨到2元，作了观光用（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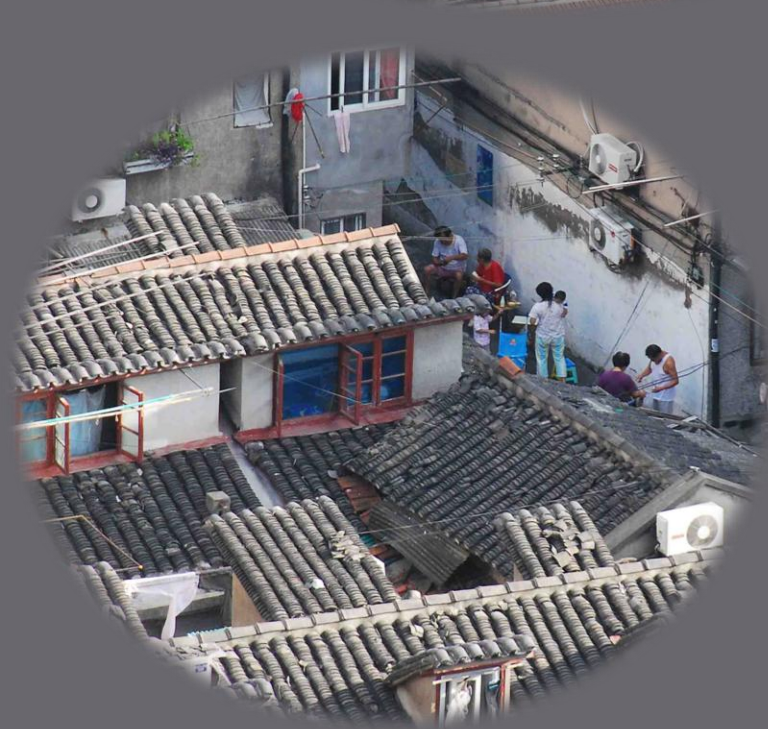
其实浦东那时也有几片“开轩面场圃”的工人住宅区，读研究生时与我同住一室的金同学，家就在浦东的崂山新村。那时上海居住条件是全国倒数，人均不足4平方米。可浦东的住宅区由于交通、生活服务和教育等不配套，上海人都不情愿住到浦东。我曾用上海当时的流行话开金同学玩笑：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是这么回事吗？他先是回说：哈杠（瞎讲）！想了想又纠正说：宁要浦西一该（间）房不要浦东一套房，格样杠还搓勿多（这样讲还差不多）。



时过境迁，如今浦东的房屋均价高过浦西了，地王，单价王都在浦东。江边的“汤臣一品”住宅（图中间的那三座塔楼）每平米高达18万。山东的好友几年前在浦东买了两套房，我曾两度回国住在哪里。没感到生活方便，反受高物价欺负。至今我还常涮我妻——你染个发还800块呢！说的是2007年她在浦东美发厅的一次染发费用。妻说是看走眼了，把价目表上的 800 当成 80.0 了。



说到住房，当今是上海人心中头等关心的事。电视剧“蜗居”造成轰动效应，我看是与民情的共振所致。当局和开发商将纯朴民风楞给扭了、染了。与浦东、浦西的高档住宅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女儿租住的高级小区外的“贫民窟”，那里仍保留着清末民初时期的样子，从楼上望下去，也是一道道风景线啊。





到了晚上那种反差更是强烈，图中黑暗处是豫园南侧的贫民窟。与豫园商城里的灯红酒绿、浦江对岸的闪烁霓虹相“抗衡”的，是弄堂昏暗灯光下中、老年歌友们的合唱。我竖着耳朵，一首一首地辨认那久远了的却又非常熟悉的旋律，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再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当听到“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诉苦把怨申…”时，百味杂陈。该怜悯呢还是该嘲笑？该赞赏呢还是该嗤鼻？也许我自作多情，他们就是唱歌解闷儿罢了。可为什么不唱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呢？难道只是怀旧，没了憧憬？



为了看看那些被现代化大都市遗忘了的人们和弄堂，我几次来到贫民窟，想用镜头记录上海社会即将消失的一角。

老弄堂里的早点铺尽管简陋，卫生差，久违的市井味裹着人情味扑面而来，不觉心里暖暖的。要了“老三样”——大饼、油条、豆腐浆，坐在墙角的桌边，一边拍照一边等着大饼出炉、油条出釜。

三样一齐端上来了，当我鼓着腮帮子吹着滚烫的油条，那女服务员顺手掰开大饼，抓起油条，利索地塞了进去。这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操作令我瞠目结舌——她经我允许了吗？如何知我要这么个吃法儿？还有她那双收钱收碗抹桌子的脏手！这里也忒乡土了吧，是大上海吗？稍一琢磨，似乎悟出点什么——大上海唯剩这一角落人与人之间没距离了。想到这儿，抓起夹了油条的烧饼，张圆了嘴，一口咬下去 …





这里看不到时髦女子、台型男士。匆匆行的是打工仔、小商贩，悠悠走的是下岗者、退休族。这里与两百米外的世界隔了半个世纪。





弄堂口的修鞋匠专心地练着摊儿，屋檐下竟还看到剃头挑子。据说，很多因国有企业倒闭而失业的“响当当的工人阶级”都操起往昔城市贫民的行当，沿街讨生活。而新行当“城管人员”也大都是由这批人组成，自然对那些沿街摆摊儿的老战友网开一面了。





弄堂深处还是挺静的，时见老人们坐在小竹椅上安详地守候着老屋，守候着岁月。

咫尺之外就是俯视着陋巷、贵气凌人的华夏。这里的居民不是漠然地不为所动，而是相互默契地凝聚着力量，与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做长久的较劲儿。你瞧那“鸽子笼”（右图），就是为着将来的拆迁而加盖的。





上海人普遍使用洗衣机有三十年了，可始终拒绝烘干机。高层豪宅小区也能见到窗外挑竿凉衣，老弄堂就更不用说了。倒是凭添一景，显得满有生气的。穿行于弄堂，大晴天会淋到小雨也是常情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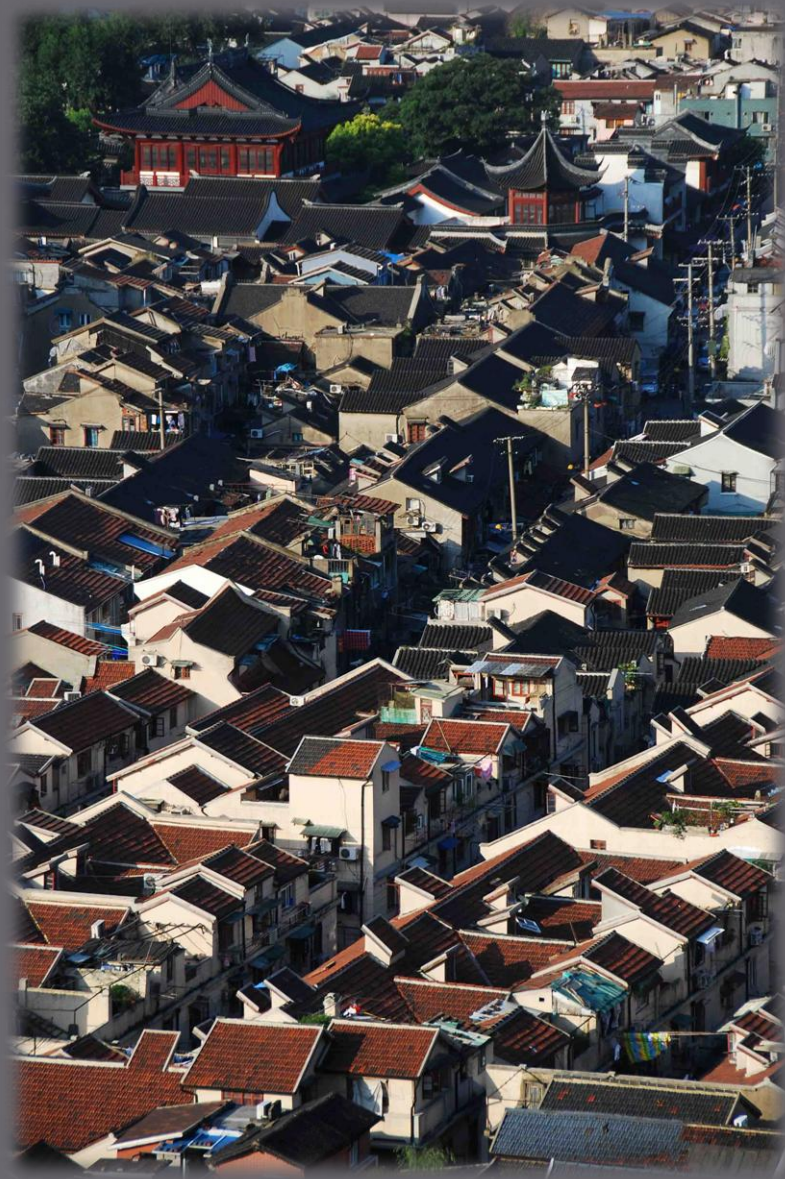
，怪怪地吼了一声，单音节，且是由强渐弱带拐弯的长腔，问我可知那是上海什么吆喝。我正回忆着，旁边一沪籍女知青扑吃一声笑出来，说，一听那调子就知道是“倒马桶的”来了，得赶紧把马桶从屋里厢拎出来 …

这里的住房几乎都没有厨房和厕所，水管龙头都在室外。洗衣洗菜还好说，可倒马桶就得拎到老远的地方了。

“倒马桶的”当年是上海的一职业行当。大都是郊县农民，一大早进城，沿弄堂吆喝着收粪便。这行当现已绝迹，郊县农民比这里的居民富裕得多，都住在自建的别墅里了。

突然想起朋友老马，这个自称是上海“下只角”出来的，如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专家，在一次海外知青聚会上，当听到有沪籍知青表演上海民俗，嗲声嗲气地吆喝“栀子花——白兰花——”时，他悄悄地将我拉到一边，说“考考侬底个上海阿（外）地宁（人）”，接着就压着嗓子





话分两头，那些新建商品楼自然无需倒马桶，可我看到的一幕比马桶还脏。女儿花了比美国华盛顿近郊同类高层公寓还要贵的租金，住进这栋楼里。一天我乘电梯下楼，电梯门开处，赫然见到里边一年轻母亲正把着小孩儿撒尿。将此事说给女儿听了，她说，你没看到电梯顶棚上有个air fresher吗？那是我搬来后因受不了电梯间浓重异味，特地买来装上去的！
这个住宅区市价每平米在三万多，每套房子都不低于四百万，可不少房主们的文明与财产太不相称了。想到那些文明程度还在百年前的富人，不免尊敬起那些住在百年陋屋里的穷人来。



当年在上海成家后，最感不解的是，为什么上海的菜市天不亮，大概五、六点钟就开张了。每天早上都是被楼下不远处的菜场的嘈杂声吵醒。等我天亮捏着一把肉票、蛋票、豆腐票提篮去时，已买不到什么了。那一幕已掀过去了，半个世纪前老上海的菜市景象再现，不过只再现于老城厢的陋巷。



国营菜市场还在，被私人菜摊儿包围着，蔫蔫地做着最后的对抗。虽然货色比当年我提篮时丰富得太多太多，可买气远不如周边的菜摊。





再看看菜贩们的货品，大众菜自不必说了，从扭着身躯的黄鳝到捆着手脚的螃蟹，从挂着秋霜的葡萄到翠绿的西瓜，都是国营店望尘的。稍感别扭的是，为诱提篮者掏钱，大青蟹的壳上被撬去一块，露出橙黄的蟹膏。